

瀘溪縣志舊序

林繼和

昔孔安國有言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者區別風土教化之宜故歷代列國各有志匪獨紀往實以詔來春秋亦魯國志耳經筆削於仲尼令萬世凜然君臣上下開物成務之紀春秋說辭曰六經皆所以明君臣之尊天地之開闢庶類之繁興其教莫辨於春秋夫春秋史也而繫於經謂其徑也如五路之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則郡邑載乘豈細故哉我瀘創自萬歷己卯邑侯陳王廷實經始之顧其時草昧也風氣尚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林序

未開文獻尚未備土田賦役尚未調適與夫官師之材忠亮貞節之行未盡闡揚雖有紀載觀者知非全書今三十餘禩蕪畧如故邑父母訥韋梁公起斯民而衽席之最甦瀘困者錢糧官解裁坊役著百代不刊令典暨新學宮儲壇壝閱武之地諸鼎創蔚然稱偉制矣政暇讀舊誌謂宰操邑政爲秩官之長爲人物之衡爲賢良方正之表帥下逮兵農士庶規畫便宜占侯郵災轉移風化皆有所屬孔子曰入其國而教可知也令觀風者一披籍視瀘事若指掌孰與邑

乘於是延諸髦士餼之館署督纂修之任書成屬繼
和序諸末簡和不文其何能揚摧盛美文之史貴傳
信信自人心直道出故夫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諸經制炳於日星可覩已竊見郡邑志
中傳人物者人各有心毛羽瘡痍惟其置之甚至郁
麗卽垢行揚輝寥寂則孤芳誰挹茲帙成而見瀘蘊
山川磅礴之氣三代遺直尚存人間官職修矣雖註
誤支議而清評猶錄品格高矣雖枕漱泉石而月旦
其推貞烈之精魂凜矣雖鬱抑於年湮世遠而幽光

不沒至其名足實實政行徽懿班班足垂程範者類
按而嚴列之瞻而有體詳而不穢卽謂法聖人而爲
一邑之春秋可也助流政教豈其微哉敬頓首以序

瀘溪縣志舊序

石文器

縣何爲而有志也紀其縣之所由創與夫人風物產
貢賦章程之所設也瀘溪何爲而有縣也閩之光澤
界瀘水出焉舊爲瀘溪巡檢司改司爲縣則萬歷己
卯奏請而闢之也地舊隸南城爲南鄉距建武百五
十里自郡之瀘橫板舖以南則金谿南境斜倚焉越
其地三十里爲南城之白玕逾葛嶺稍北則瀘之西
界東抵光澤南接新城北連貴溪瀘水發源於五鳳
山循貴溪下瑞洪而入鄱湖其一發源於出雲峯由

鳴山會盱流達汝以入湖諺呼爲東西河然水小走
險於境內均不可以舟也自郡較之若孤懸於閩廣
撫之境有待而闢邑者然山川縹緲溪澗紆迴田土
頗饒水旱不能災產自竹木礪紙外無他物俗儉樂
耕耘未縣時民老死不見官府南胥催徵追呼者岸
然輿馬需索無厭民見胥如官長市僧衙但以爲利
藪卽大事惟多金私閉而此輩代爲寢以故錢糧皆
包於市僧侵漁挂欠上追之急僧懼質狀伏辜則陰
令不出而又益張其追捕之威卽獲一二全戶之欠

盡坐之而愈不敢出民殊苦之宋元之季兵燹屯聚地隘守險而又鄰境通道不虞是警范晞陽公涑親履其地諄當道題請闢爲縣計糧若干戶若干法制初備學宮若干人在唐宋朝登仕版者代不乏人李盱江先生則赤境橋人也迨明開邑未幾甲午林君繼和遂擢賢書不佞以選貢己酉捷北闈癸丑成進士今膠庠二百餘人彬彬名俊矣山多水少風俗質樸意氣尚矜比閭族黨間殊不相下稍多鬻訟然尚文學則相競以儒術故文明之運頓新夫山有五鳳

猪牙出雲水有溫泉奇勝也盱江理學幟於前科第人文炳於後將來蜚英騰茂樹駿流鴻者未有紀極奇傑也涖茲邑者初有葑石陳公之鴻才繼有全宇陳公涵所薛公之清節各宦奇績也昔堪輿范麟相瀘瓜記必爲縣產名俊而肇開於今語云地靈人傑惟傑而後靈亦必靈而始傑耳余猶及記爲諸生雋士時南北闔屢戰屢北有慰之者曰寃乎非戰之罪而地使然耳余笑之曰丈夫茹精天地續瓜古今瓊山產海外豈得以海外小瓊山耶迨後客執言以爲

券余又笑曰人之傑於地者豈科第之傑耶科第人重者也非重人者也吾瀘風氣淳固太樸猶存混沌初開靈光未散士鍾毓其間大都矜節義勵廉耻必且樹綱常名教羽儀天下爲足重耳余今幸博一第爲其貞心質行措之恢張斬不失吾瀘之素將以風後之繩繩科目者其本瀘之天真以光大我瀘庶幾靈與傑交爲重也余豈沾沾以爲一第足重我瀘也客唯唯先時壬子郡修志纂各縣以成而瀘志草昧有蕪有畧邑令梁公經之而遷新令載嶽潘公適集

其成潘與余偕候憑燕都意氣相賞因慶我瀘之有賢令足以揚葑石諸名碩之徽以大造我瀘也余受事曲江以瀘志未叙故郵而致之潘侯并以諭我瀘豪傑共翊地靈毋自小而共恢我瀘也

瀘溪縣志舊序

鄧化日

自昔帝王制治保邦類皆有整齊一世之思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山川之險易食貨之饒乏與夫人物之臧否悉從

睿慮以圖維焉蓋

朝廷統一寰區蒼置星羅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欲以廟堂之上小民自見而言其情勢必不能况乎五方之風氣不齊也土或沃或瘠民或慢或殘而權度不生於其間欲道德一而風俗同也難矣周官職方氏掌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鄧序

六

天下之圖而辨九州之國其所以又安斯世者意周矣哉今

天子綱紀四方嘉與宇內維新而

下纂修志書之令若惟是文成於考訂足備覽觀亦記載之書耳於治道乎奚裨夫固曰酌因革之宜善寬猛之濟施補救之方者良有司之責任也士說禮樂而敦詩書民樂耕桑而親井里者良有司之教化也一邑然天下莫不皆然則可謂至治云爾而益思世無不可治之民也甘棠之浦澤深則來也喜而去也

思刑書之爲惠遠則始也謗而終也頌華薄從忠之
化行則昔也刀劍而今也牛犢矣以斯知民情可見
而天下事之大可爲也瀘界光貴之間四方舟車之
所不至地僻而貧困於誅求嗟星留而嘆泉冽也久
矣自

余侯來吏茲土一意與民休息痛洗從前之積陋而易
轍更絃是新政也仁心爲質不言而躬行禁網疎闊
而囹圄常空是古道也茲出經世之才於鳴琴之餘
微顯闡幽補亡徵信陰陽有候土田有則貢賦有經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鄧序

七

相民之所緩急而表著之一展卷燎然在目矣

天子將採風問俗而利何以興害何以除何以通變而宜
民

侯且以治吾瀘者爲人告之猷舉而措之天下可也煌
煌乎光茲邑乘也哉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
道願有以易乎俗吏之所爲而獨慨居是位者如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於其意焉何也書成而
聖天子睿慮周詳大小臣工靡不精白以承舉一代之風
教進而上之忠信以爲甲冑而山川無分險易修禮

陳義以耕種而食貨無間饒乏德行道藝以興賢能
而人物無虞臧否所謂盛世之民仁壽而整齊一世
者雖古帝王之治何以加焉

廬溪縣志舊序

鄧可大

粵自禹貢分土而則壤成賦職方備載而物產罔遺
軒輶採風而俗尚之奢儉無不畢陳則郡邑之有志
也夫亦猶行古之道也然爲此者非徒誇示宇內侈
一時之盛已也蓋亦以輿圖遼遠常忽於見聞之所
不及况其間山川異形習俗異尚貢賦異制土物異
宜

聖天子雖長駕遠馭其何以洞察十五國之風謠以周知
八紘之民隱也哉康熙十一年

廬溪縣志

卷之十一 鄧序

九

上允閣臣請下纂修邑乘之令維時當事特以其事屬先
君故大亦得執鞭隨其後而序次之自壬子冬月歷
癸丑初夏而書始成詎甲寅閩變偪近瀘邑連歲騷
動是以民人離散板籍無存迨康熙二十二年衛侯
執躬來蒞茲土改絃更理撫字寓於催科吏治固已
蒸蒸復奉上憲續修邑志不以大之不才更以屬之
大等奉命惟謹罔敢失墜向所釐定悉依原編但自
癸丑十年之內痛罹兵戈天時人事不無變遷土田
不無荒歉風俗不無彫敝丁口不無逃亡天喪人物

不無片善微長是皆不可缺而弗備畧而弗紀者若
乃揚顯闡幽審各核實則又十室之忠信必有三代
之遺直猶存是以不揣固陋集合同人備悉而紀載
之凡以使大義罔乖事傳而實徵焉備

當宁採詢可也卽待諸執政酌施補救可也卽呈之賢長
吏相時而調劑之無不可也是蓋不必傍遊泰華遠
求柱史卽此按籍披圖瞭若指掌民隱達而聲教訖
亦猶是禹貢職方軒轅之所陳也後之君子思所以
扶偏起弊助流政教亦將有感於斯編

縣志後序

龔麟標

今夫六經皆治世之書國史紀歷代之治自京畿以達於九州則各有志以勸國史所不及詳蓋禮以節性樂以發和書以道政事詩以達人情易以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吾夫子修魯史以作春秋則進史於經也而其兢兢不敢徇人無好惡之作郡邑志因之我瀘之建斯邑也關疆自明萬歷八年攷厥所由乃南城東北分土宋元迄明初設巡司固關守嗣以地偏令格鞭長不相及當事者因白其狀於兩臺迨奏下勅南城縣范公卜

度其地改司爲邑由是吊古先賢故里如宋李泰伯先生前紹孔子孟後倡關閩空谷有人茲土可知維時觀星揆日深池峻城文翁興學宮韓愈置鄉校潘岳植桃李百里間居然都邑矣歷今九十年來人文蔚興科名漸熾試問腹心於中林求校杜於道左豈曰泰伯之後山水遂無靈耶雖然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於忠孝廉節之大閑猶惓惓焉春秋一書以尊王也示作忠也若子罕辭玉不貪爲寶廉可予也伯姬誓志宵不下堂節可褒也其事父如事大事母如事地天明地察

煌煌哉孝經之訓乎從來秉史筆者必有當於夫子之旨然後大可羽翼乎易象典謨禮樂風雅諸經而簡細一不遺蘋蘩可薦猶足益於山經水注之上茲奉

綸音清問俯及遐瓿暨上臺令甲徧諭屬縣我邑侯文獻與區理學醇儒來蒞茲土茹蘖飲冰夙夜弗遑爰索舊志諮諏故家成書徧採公論同孟侯修飾潤色有加編輯成帙是舉也以彈丸黑子之偏書闡忠孝廉節之大義庶幾堪佐國史而有當

聖經之萬一也乎是爲跋以俟後之君子云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序

十三

縣志後序

黃鍾鳴

志猶史也史卽經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是知志之與史其旨有可言者矣若夫纂修之良好惡之公董狐而下遷固諸史有足稱也維郡縣志亦然我瀘原隸南城自汜令公分請爲二至己卯而縣建初志祖自南城其間山川圖記人物紀事先訂定於萬歷之癸未而癸丑其後起者也近奉

新旨增修乃撮其八要惟忠孝廉節之爲兢兢宋李旴江先生其統宗孔子血伊周其學通關閩濂洛讀其書論其

世如易象河洛篇周禮平土論皆道貫天人治統今古
惜其志未大行止博一太學說書夸考其行幼而失怙
長而竭力強仕逾年惟依依於便養之老母其孝尤足
千古也春秋書法責脩賢者然寸長必錄一善不遺則
又以忠孝廉節而大其勸懲也彼賄賂公行苞苴盈橐
雖富弗齒身掛吏議名污青史雖貴勿錄文章尚一時
而德業無建豎雖文弗傳非苛求也實錄編年義例本
如是也千里一士猶曰比肩景行接踵豈繫無人芝蘭
不待人而芳真品不因遇而貴吾鄉節義性成廉賢輩

出永志勿諉實有望於後人之繼起以爲志乘光也謹
跋

續志後序

鄒之震

壬子之秋邑侯余奉

上命纂修縣志屬予小子會集先型編訂全書越癸丑夏
杪告成山川風土典章文物循類脩載展卷犁然其有
裨於政教風化者多矣無何甲寅閏變板燬嗚呼竭暮
月之經營集六十年之故蹟書成未一載而竟付諸煨
燼不誠可長太息哉藉癸亥夏月續修

命下邑侯衛甫蒞茲土公友請時魯一老師暨闔邑紳衿者
碩廣爲諮詢不棄菲封仍屬小子輩共勦盛典其中封
域規建食貨禮教諸例無庸更飾所增補者不過十年
間秩官選舉人物藝文而已謹一一登之而藝文必擇
其有關名教諸大端卽未敢語於揆藻摘華要亦本善
善長之遺意爲一邑之觀成凡以仰副

朝廷德化存往詔來以寓激勸之微機則斯志也差足以
備 國史之採擇宰治之龜鑑與夫後起之徵信而景
仰將風俗淳龐文物蔚興美不勝紀豈曰小補之哉

瀘溪縣志

卷之十序

古

縣志後序

傅金門

聞之志者記也非史也史以紀往脩一代之典章爲後
人之懲勸志則載當代之事使宰政者有所按視而爲
功於一代之治也曷功也今夫職方氏之所掌非薄海
內外莫可紀極者乎其間山川形勝賦役土宜與夫謠
俗正淫人物淑慝非有小行人周爰邦國而一旦不脛
而走於京圻臚於廣廈細旃之上者此誰爲爲之哉一
日者

聖天子霽顏而披登其尤於典冊而損益化裁庸是以起

豈非古者鄉大夫三年獻書內史以備當宁採擇之遺乎允矣大一統規模爲最切要盛事矣今我瀘雖巖邑哉而庶可仰荅休明者其析南城而疆之也百祀耳其俗樸直初不炫車服不作竒技淫巧狡僧桀黠以干國憲煽里鄩若狂也嘗攷農服先疇而士於高曾也規矩之瀘之先不尚有典型爲李泰伯先生其人者耶流風伊邇視今猶昔也無怪乎樸者煮竹藝晦以畢志於耕鑿卽間語以出疆乾沒射成敗惟掉首謝矣而秀者布衣蔬食溫文餘古與秀水佳山相爲激射映發迨今

湛恩翔而鴻鴈集且惠我仁侯孳餘黎而衽席之振鐸而春風風於庠夙駕而膏雨雨於野不誠有以提挈形氣搏掄剛柔景前徽而躋斯世於仁壽之休風耶幸生

聖代推道訓俗時惠辰從其所以官天地而府萬物則且以一代之治功証合千古之史書而帝治王猷統之矣

縣志後序

魏 竒

今夫志異於史以誌美而不誌惡也人舉是說矣續之者胡不然顧所以誌美而不誌惡及知誌美矣而反不盡乎誌美之事則何也吾請兩言其故

國家有大奸慝能扞王法於生前不能逃筆誅於死後固
曰誅奸雄於既死哉實以脩

當宁之考鏡俾前有賊而罔弗知斯後有讒而罔弗照也
志則不然小民卽於旻邑得治之郡得治之省又得治
之生既伏辜死曷揭之名且人之子與孫孰肯揭其祖
父之惡以書於冊者惟是匹夫有善上之人不能槩悉
俾之鄉爲舉里爲推幽馥孤芳得以衆著而耀以光明
上以成風俗之書下以慰淑正之魄明以佐旌善之酒
醴而陰卽爲狗跡之鐸鈴也夫如是則誌美矣而或反

焉蓋彼以比昵嫉妬之心而爲濫與苛之事夫誌人孝
友必某事孝友斯信而有徵而孝友之人必志以孝友
始公而無僞乃有其人子孫顯榮則曲筆從之擅其稱
者不必有其行是之謂濫而其人子孫微弱或疑而不
之信或故索瘢以棄之是之謂苛夫濫則使直爲善者
羞與爲伍非所以勸也不可言也苛則使直爲善者湮
沒不彰以已爲量而斥人之不能是以一人之濫而謂
天下無正士愈不可言也由茲以談我衛侯之續是編
也夫豈易易哉事簡於昔心繁於今凡山川土田食貨

物產諸類十年豈必變更而人物一書本以虛公之體
協以衆多之論合邑佐學政紳士耆儒廣採博詢有十
年中所新增者有十年前志所未備者一姓數人不嫌
私姓罕一人不嫌畧錄者真而不濫直者錄而不苛而
誌美之道由是觀成竒潦倒無似不謂我侯謬採衆言
俾得躬與是役目擊其事而有感於心爰泚筆而爲之
跋

縣志後序

林簡臣

聖天子重熙累洽一統無外會省郡縣纂修疆域志書已在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序

十七

今

上之十二年山川土田風俗人物亦綦詳矣洎今癸亥甫十
年爾復

命續之得毋以甲寅之亂載罹兵火欲俾邇來忠孝節烈悉
登之以成一代之鉅典昭示來許耶我衛侯以關西名
賢叱馭臨瀘適承厥職以爲天道十年一變其中川岳
苞符人文秀傑日新彌上爰及幽人正士隱德節媛不
忍與運會俱徂思哀集成帙總舊編而授之梓意甚盛
也緣擇邑之文學勩事簡亦得與聞末議因念續修事

與前同而其意微異舊書自開縣以來閱數十餘年而始議修世遠年深且中更鼎革類多蕪沒故不厭詳今則宜嚴與核而槩從畧焉蓋人與事無足重輕者不嚴則已瑣若瑜與瑕不相掩者不嚴則已濫又有飾詐釣名矯情干譽此名與實不相蒙者不核則已誣繇是思之操觚者可忽乎哉兢兢焉矢公矢慎不欲漫置一喙滋貽口實上存古道下協人心以無忝我賢侯續修之意

國家昌明之治若曰瑣耶濫耶誣耶夫曷敢

瀘溪縣志

卷之十序

十八

縣志後序

盧宗梧

志成爲一代風俗之書使九州山川人物瞭若指掌其說固然予猶疑之世有盛晚風有淳澆而人品之優拙妍媸亦雜然不一古太史採風問俗美惡具陳列爲篇章以示勸懲今志之人物一篇止記美而不記惡豈與人爲善而不戒人爲不善歟抑善善長而惡惡短歟不盡然也梧更有以知其義矣天生蒸民含精孕靈秉彝好德夫豈無心故志書以志取名明乎以志爲志而非垂以志爲志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曰章志

正教又曰爲上者可望而知爲下者可述而志則志之爲義大矣哉

國朝已修志於

上之十二年今越十年而又一舉山川依然土物依然豈非欲網羅流品表著幽潛以大獎勵而振衰頹我邑侯仰體

朝廷至意兢兢小心殷殷下詢諸生敢不仰體賢侯至意旁蒐慎載不支不漏總期於人得其實事得其直簡核精詳明予以爲善之榮陰示以不善之愧雖無譏貶而止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序

十九

有褒嘉未嘗不以斧鉞而寓於華袞以聳動其在我之志云爾由是率而行之厥後蒸蒸向風以羽儀上國彪炳丹青者豈無人焉應運而興則志之奮發爲何如斯志之激勸爲甚大矣語曰三皇修意五帝修言三王修事則修志者其卽以修事修言而寓修意之隆初歟

縣志後序

傅春枝

志書例有成紀越數十年而一修繼美也俾後之積行君子貞淑閨媛入彤管而登天子之廷於以扶進斯世廣宣教化甚盛典也然或修矣不如其勿修則載筆者

與有責焉蓋非其人而妄錄失之誣是其人而不錄失之忍此修志者不容假借而亦潛驅默化誘人爲善之路乎我

國家甲寅以來彼穢德彰聞者既亟加以顯戮則潛德幽光者宜榮壽以芳名爰會天下續修志書瀘雖僻壤例得有事夫瀘之有縣近百餘年而縣志一帙釐然足觀可見忠孝廉節秉自性生不擇地亦不擇時也由癸丑之修距今癸亥十春秋間其德行若而人文章若而人材藝若而人至於敬姜劬勞栢舟永矢者又徃徃著節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序

二十

房闈訪之輿論按其實跡是亦未可以湮沒而不彰矣邑侯衛仰體

上意俯合輿情偕學政僚屬紳衿哀集品隲而枝亦得與未議焉凡山川土田食貨禮教悉仍其舊而人物一志務以褒崇闡揚爲功無溢美無遺善其亦本古鄉舉里選之意而行以三代之直者歟至若比事屬辭如麟經之旨則是史也非志也體既不同事有攸歸予小子又曷敢知况由縣而郡而省幾更去取合十五國風而始上之

天子擇其尤者勒成全書垂爲金鑑則茲志不過其蒐乘之具也而不誣不忍修志者亦足以告無罪云爾是爲跋

張學士送李君南歸序

三代以還漢唐爲盛孝武雖講求三雍之制而迂儒駕說恠誕而不經有唐貞觀開元幾於古治雖希濶畢講而明堂之議寂寥而無詔國家承百王之餘夷僭黜暴典章法則洪鬯純備然往者挾佞之臣讀儒書被儒服一旦得貴位則誘導上心務極土木以崇釋老斤斧既息流竄亦至後之卿相勤恤民力以實邦本合宮之作

我故未暇也惜乎自周室距今曠千餘載此禮廢絕隔於耳目所以學者各是已見競牽師習若詩分傳離愈失愈遠天豈使三王經制將遂泯乎故復出秦伯以明其本秦伯家江西嗜古學以謂今天子享上帝朝諸侯雖有其禮而無其位迺潛心憤悱貫覽數家之說自周官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漢白虎諸儒及歷代論議叅總會一稽同合異曲者暢之滯者通之爲明堂定制圖一篇并序凡數千言竭來京師擊見時彥若李宋二紫微左史聶長孺集賢葉道卿皆盱衡接納鄭

重推許可獻公車登乙學補朝廷之闕當晨奏而暮召
泰伯猶謙謙不處罔敢露才而自薦也會貢舉罷詔拂
髦有懷親之感歸艤泊渚拱袂言別余恐江西英俊未
盡知泰伯之道及中朝士大夫稱詠所以然故筆爲序
以送之異日舉修墜典故謀所衷泰伯必攘袂危冠羣
立高議與宿儒故老較辨於赤墀矣斯言不誣故之輝
潤謹序

李泰伯退居類稿序

祖無擇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

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補敝者
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
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馭其
民將納諸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
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
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太伯其有孟軻氏六君
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
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
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於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

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於天子乃
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
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
文而命則否耶亦將位得志行復有時耶吾不得而知
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稿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
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乎
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
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

李泰伯先生文集序

劉玉瓚

宋之天聖景祐蓋常治矣非獨其君相賢也其下之學
士君子草茅誦讀亦能留心世務原本經述著爲一家
之言以冀用於天下而一邀上之人省覽焉雖其或用
或否不可預期然而其書炳然傳之後世上以羽翼聖
經鋪揚治道而下亦足以自見其人之生平本末雖貫
穿出入而皆較然有以知其不欺蜀之蘓明允盱之李
泰伯其訃著者也明允稍後泰伯英神之間文治大興
又有子瞻子由以爲之子前或挽之後或推之故其聲
名赫奕振動天下而泰伯始終仁宗之朝敦龐沕穆之

氣猶有存者雖一時公卿如范文正余襄公先後交薦
一官說書嗚呼是安足以盡泰伯之道哉余嘗謂明允
之學縱橫權詭其道近霸泰伯直淳深厚其道近王故
其言禮也一以仁義知信政刑樂律之屬悉舉而歸之
禮其言富強也一以周官遺法委曲詳盡悉舉而歸之
平土雖迂濶繁重若不宜後世者然然自儒者言之其
道有不可易也夫爲治之道亦難矣其君謹守祖宗之
成法其臣謹奉朝廷之功令雖有良法美意其君亦不
能遽行之於臣况臣能遽得之於君臣得之於君矣其欲

以調在廷之口而一衆庶之心卽起伊周於漢唐宋之
間有甚難者而欲以一書生上書執政欲其罷宣義土
軍欲其擇東南重鎮其縣人之補授齋郎者又率是非
而可否之今世士君子有一於此鮮不以謂大恠而刑
罰隨之矣然則泰伯得以優遊林泉抱道著書猶以薦
辟膺一命不可謂非泰伯之遇也獨怪泰伯之書意旨
包括有合於古人者最多卽其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
內治七篇居其首其畧以陰禮教六宮六宮以陰禮教
九嬪之說若拳拳注意於郭后楊尚之間微損聖德卒

不能一當長門之賦而明堂位制之圖獨於皇祐之初
舉行大禮若合聖心嗟乎明堂位制豈更急於周禮致
太平平土富強諸務者乎卽其位制諸圖悉依泰伯舉
行爲視公玉帶是非賢否勝矣亦何預民生利樊國計
盛衰故襲古人之迹夸大飾美後世侈爲口實而委曲
詳盡利濟生民之事輒見以爲迂濶而不可行宜乎長
卿發憤爲封禪之書而明允太爲權謀智術之說以希
於當世或有知之或有行之者也康熙四年乙巳金谿
李生化鰲等爲泰伯先生裔孫重刻家集廣而行之問

序於予予爲感先生本原聖道留意世務而終不得一
當世用如此且念今之山澤或有本原聖道留意世務
庶幾一遇之以鼓吹至治如慶歷皇祐時也因爲書其
卷之首以畀李生云

李泰伯先生文集序

傅振鐸

學以有用爲大曰用世也匪世用也盱江李泰伯先生
以文章理學率倡大江以西青田豫章俱後起者也蓋
其在天聖景祐間余襄公靖范文正公仲淹颺言帝廷
謂先生有孟軻楊雄之風大可用也授太學助教終於

王簿說書所學若此所遇若彼世用用世爲何如哉宋
自太祖太宗定天下敦尚禮教稱爲太平天子用世之
儒皆尊焉嘗讀先生禮論推本見末正名責實循乎所
至近包乎所至廣雖刑政爲帝王大法仁義智信爲天
秉良彛悉範圍於茲準且繩之存乎其禮神而明之存
乎用禮之人然則伏羲氏之治天下也理肇河圖唐虞
氏之治天下也道傳精一亦將以周公之禮省括於其
中謂足致太平其道盡焉矣得無遺者精蘊泐者義類
乎先生自言曰謂周禮足致太平非徒解經有爲之言

也粵稽內治諸篇正男女之分順陰陽之情不愆時序
之節務使無瀆無僭勿濫勿黷內外等威間卓然有所
持立夫然國用有經兵戎有衛刑禁可詰官人教民之
道胥舉焉矣其曰足致太平豈欺我哉先生不又論易
乎易與象通實與天準謂與象通也乾牛坤馬之喻陽
數用九陰數用六數變靡窮謂與天準也乾父坤母震
男兌女老少長幼之位次亦若莫麗於禮中而莫之外
禮統天也難使王天下者致太平耶更爲廣其論治仁
之學復禮先之爲國之道秉禮要焉誠如先生鏡禮之

源綜禮之用其旨也該其義也晰其思慮也深忠君愛國昭德彌違之意蓋嘗於內治諸篇敷言而三致意焉豈與詹詹小言挾一漏萬膚聒而爲功利之說抑或肆志焉荒唐而爲迷謬之辭者同日語哉是書也洵堪行遠使得實其用而行之正宮壺以正邦國正邦國以正萬民太平有象不在先生天聖景祐間耶而又不然者易曰無成有終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先生之謂歟雖然世用先生不若先生用世之爲大世代殊王攷禮則一今周公之禮具在先生之言具在可使當日之

君若相聞之後之君若相聞之是有龔黃卓魯官斯土者矜若珪璋奕葉雲仍世其澤者奉爲方治匪但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未得爲先生徒者亦思有以自淑識大識小之間立言行遠之際其可忽乎哉

李秦伯先生三刊文集序

高天爵

天下之不朽者文章與氣節而已文非品不貴人非文不傳人與文堪傳而壽之梨棗重以鼎彝皆所以誌勿諛焉猶慮有餘熾也則又爲之馨香俎豆以永之若其間升沉絕續或存或亡則氣運爲之也是在表章世業

者式先民之典型服高曾之規矩使文無匿采韻有遺音良足尚爾余守建武有年吊古先哲泰伯先生爲宋大儒秉姑巒之清淑萃盱水之精靈胸羅今古淹洽五經范文正公薦以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召爲太學博士羽翼先正蔚爲儒宗退而講學章教從遊者賢才輩出濟美一時考其著作之流傳在人耳目間者洵足嗣徽昌黎媲美永叔秦漢大家之風賴以長存且介氣孤情出處一致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其德行不啻價比南金光同琬琰已顧以滄桑世變兵革繁興煨燼

之餘求先生之剩簡殘編不可得嗟乎世之誦法者咸推盱江人文之一席與濂洛關閩之諸賢鼓吹而後先者光華遂不復旦哉茲後昆化鰲日彰等發皇祖德撫前人未墜之緒而思彰明之搜緝遺文重付剞劂風流文采猶有足觀而流水高山清徽其未遠矣用乞言於余是亦斯文絕續疑信所關也余嘉兩生之志繼序肇修持此以往先生之德業益振振有孚於永世佩玉有心書紳如在敬忘其闇昧而爲之序

孔孟不作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之復明於宋者宋君相崇儒之效也有宋之治之不臻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隆者宋君相任儒之不專也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惟宋獨盛周程張朱其最著矣然學問淵源遞相師承如家泰伯生於宋直宗之末年是時理學尚未繁興公菰蘆中一苒素耳獨挺然倡絕學於東南干祿應制之文屏棄弗習一以四子六經爲宗闡析微義股肱大道且竭力養親行誼直摯處則爲純儒出則爲碩輔公固可以仕矣然仕匪公志也及范文正公疏薦於朝

始起公爲國學博士何官博士未幾而公遂賦歸來意者蘇舜欽王益柔兩人亦文正公所薦士後皆以讒沮公所見如是故遂無意於出而終於處耶雖然士患不聞其道耳樂行憂違出處原無二致自公退居鳳岡剏立盱江書院遠近生徒之聚而講貫者鱗集麇至如曾子固鄧潤甫皆其高弟也公生平所著述具有孟軻楊雄之風若雄尚未許與公方也顧有謂公於書無所不讀惟不讀孟子此豈知公者哉予以爲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實爲家泰伯第其書不甚廣於世憶童時侍

先嚴大夫側授讀公所爲袁州學記中有盱江李觀論於衆曰之句因叩我先大夫曰泰伯公果出自盱江歟先大夫曰公固南唐之裔也先封於臨自臨徙金谿至公六世祖始挈家而籍盱之赤境橋屬今之瀘溪縣然則公之稱曰盱江也者亦猶鞏本臨川世輒稱之曰曾南豐云姓氏殷遙家集零燬予嘗欲集而刊之以昭先型示來許奈視學督儲之弗遑也幸家步生晉明念功深懼遺澤將湮爰糾族之文學蒐羅故本釐而正之爲目凡四十卷重付鋟梓梓成而六七百載之斷簡殘編

釐然後舊是我家公之精神再出而吾家學亦藉是以繩繩弗替矣所微惜於我泰伯公者公以一代大儒致君澤民宜大暢厥施乃僅博一官以老得母儒術之或疎歟疇知大儒德業從來所遇不竟所用微獨家泰伯爲然胡潘氏致嘆於濂洛羣哲之不登相位蓋重爲斯道惜也且周程張朱或出或處或處而復出公一出卽處嘉遁工園優游竹素前通關閩濂洛之緒後啟青田豫章之傳公與周程張朱誠異行同歸後先竝擢者矣抑考史冊所載周程張朱生而阨遺死則贈爵贈謚

祀典昭於無窮我泰伯公之沒也既勅塋有加禮矣復祀之少牢歲祭以本土官迄今蕃衍盛大四支之嫡裔隸在撫建饒廣者靡不肅慕而駿奔焉由是觀之儒者身雖困於一時而其道實亨於奕世何必獨爲我泰伯公致惜哉惟是大儒之生也不偶或當代而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一鳴輒斥故儒者之盛莫過於宋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彰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與之俱彰者夫豈儒者之負人家國哉專與不專亦司君相者之所務審也有志於致治興道者慎無若

宋人然予於序斯集也感慨係之矣

重刊泰伯集家叙

化鵬

竊見夫達而在上聖人治世以功窮而在下儒者救時以言言卽聖賢之事功也周轍旣東王者迹熄聖學荒蕪孔子作春秋以彰王化孟子陳王道以正人心其爲萬世生民計至深遠矣漢唐而下如仲舒昌黎輩崛起者不數人宋興尊賢育士故人文迭起周程張朱後先濟美猗歟盛哉雖然繼之者非一日之事開之者亦非一人之功吾家泰伯公生於真仁時與濂溪先生年次

不甚遠毅然起於崖壁谿壑間獨有以窺孔孟不傳之
緒其所著述如易論禮論演庖羲之精奧發經曲之微
文至於井田學校周禮太平之說明堂圖制之序斟酌
曲當發抒詳明天道王制奚以加茲使當日準而行之
安知三代之治不再見於宋歟范余二公謂其著書立
言有孟軻之風夫非其言本經術深明王道可以坐而
言卽可以起而行故亟獻之當宁以爲黼黻皇猷之一
助乃僅召爲太學說書代胡安定先生管勾太學卽其
多士羣瞻模楷亦足以見他日立朝之概公獨以爲志

道德者不在功名於是退而養親不求聞達東南士人
從而師法者千有餘人此南豐曾氏所以接踵於公也
今日公往矣而公之風徽流於盱瀘者千秋景行大文
播於寰區者百世佩服鵬生也晚去公二十有四世觀
其遺編散失異類掠美爰倡族屬捐資再新梨棗而前
人之手澤不致湮沒於無傳後之服其教思景其休風
者不彷彿乎如登其堂而親炙其光也哉因忘其固陋引
言以爲之叙

毛詩者友人毛君磨生樟堂諸什而予以一字顏而尊之也予與磨生訂交蓋在己丑之春磨生讀書懷古周慎君子也不妄有所交雅不欲以其鉛槧功苦決得失於一夫之日獨與予遊處嘯咏時復幽尋山水宵冥草木翳蔚之際磨生曠懷綿邈心目所觸若有以舒洩其抑勃者而詩出焉是時雖未能遽定所歸磨生繇此其遠矣與之論詩大約不離取法於三百取材於唐者近是是說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然非肆力於是沉酣義類而出其性情以庶幾一當未有能工者也然

世有升沉詩因之盛衰其亦取近代弇州歷下公安竟陵諸君子而深思力求俟其候之自至徑之自別則其于風雅近矣計十餘年間兩人無歲不往來郵傳無歲不反覆曲折於詩予時有痛癢偶中磨生善予論詩予復論磨生詩於靜好柔厚而深其慕悅焉磨生好學深思如珠之自發其光如玉之自形其潤於張子乎何有瀘陽山水竒崛又家有藏書磨生頗能自廣而必欲探幽極逸卽吾鄉諸名勝目光所止妙理相遭乃知山水何負於人人自負耳頃從鵝湖行二百里許訪予食力

莊劇談山水詩文且出其先後諸什曰非子莫定吾詩者夫世方無人不詩無人不論詩磨生若有所私於予非謂予能知詩知予之不苟以自誣者誣我友也以十餘年往來郵傳反覆曲折於詩是宜評其詩序其詩又若自匿其拙遲其所以言詩之旨蓋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磨生業已至之則予雖有言其能加損於吾磨生也哉雖然是說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所謂弇州歷下竟陵諸君子與近世士大夫之稱詩者或至焉或不必至焉者則又何也故曰世有升沉詩因之盛

衰也

磨生君處僻遠之村幼時每聞人言其地一帶無隸諸生籍者以閭氣推君未知其能詩文也丁卯秋
氏重修族譜携舊帙求序于予閱其樟堂詩序乃蘇溪隱君子張雲鶚所撰亟訊其曾孫如立云昔年修譜安仁洪崖盡爲取去約以訂輯刊行後沉摺未有報求其誦述一一語亦不可得予猶記及見其嗣子鬚眉皓白歲爲村童師樵牧輩多有道其迂濶語以爲哄笑者獨怪其旣廁書籍中于先人著述竟不能

少珍惜善藏于笥篋也考張雲鶚爲前明薌邑名下
士行文隨手牽取循循如不欲戰而夷猶曠遠蕭疎
自如其抑揚頓挫收放轉折似斷非斷似續非續極
夭矯離合之致其雄于文如是必非漫爲推尊阿私
所好者也磨生君生于荒陬又未有遭遇吟咏所寄
無以表見于當年而散亾磨滅後有知者求索之下
爲撫往事而增慨是誠才人之厄運而幸得以文章
成名者之非偶然已也周立愛跋

湖口紳士祝李應星八十壽文

往讀盱江先生袁州學記其文足以名世而其理真切
不磨誠以教道之結入心惟此縣寓數大義而廉潔退
讓節概之事固士君子之所以加勵而一其貞操者也
考先生望居舊籍南城今建爲瀘溪邑多李姓半屬先
生派系代有偉人歲辛酉本學老師李峩山夫子來鐸
予湖始至鶴髮玉顏巍然道範予輩心儀之及讀學規
條列告令制置之嚴肅聆其議論之峻整仰其神采之
煥發穆然如見古人法物起居之下一敦請其譜牒而
後知爲盱江先生裔嗣也師友淵源世承勿替卅髫時

卽噪聲郡邑間爲名諸生數十年

世宗憲皇帝御極奉

覃息以明經薦擢州司馬改授今職居湖數稔以風節自持
迹其念慮之所起勁氣之所達直欲舉前人之貞心亮
節忠臣義士拍肩抗手而與之後先蟬蛻於濁穢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被服如同寒素朝夕食飲視苜蓿若梁
臠足跡罕至縣署邑侯安雅器尚之每踰時禮請濶叙
其飯畢卽長揖別去與生徒接見歡如家人父子一二
語近况外以聖賢道義爲劘切袖中物勿問也歲科獲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序

三十六

雋之弟子員例有贊獻舊俗視戶籍之高下以較量其
錙銖至有顏赭牒申以爲誅求者吾師一聽其自致貧
不能具禮者貸之邑城爲湖入江之隘區上之巨浸汪
洋下之濤瀾洶湧漁舟晚响雁陣朝驚循江廬阜盤踞
石鐘小孤碁列深林古宇絕嵯倒壑間厠隱顯與烟霧
嵐光爲起伏吾師莊嚴危坐以詩歌文章日唵哦其間
手揮蠅塵目送還雲江山風月在我襟期夫豈世味俗
情之足以撓其念慮哉今且月之二十六日爲八十覽
揆之辰予輩謂國家官制之設其於司驛丞尉諸曹秩

皇華且也滸岸人家時望合分烟影波間秋月恒搖湛
碧天光曉夢敲殘魚梵借晨風飄韻遙更與破鯨鐘叶
夜雨冷音斯誠翹楚於鹿園抑亦冠冕於鶴邑者矣邇
緣兵燹載罹劫灰金碧淪於荒烟花宮鞠爲茂草兔潛
狐嘯長迷鷲嶺之雲蛛網鹿場幾冷獅臺之月僅有釋
迦一殿實同挿草多年莫安寶座三千誰問維摩之室
不數仙樓十二詎成蘭若之場此法俗人爲歛歎人天
泫然涕泗也幸邑侯吳檀樾爲心宰官度世簡屬法侶
貽之經營所慮赤腳頭陀心力殫竭若愚公之移山幸

賴証法居士慳吝破除猶馮葵之赴壑不惜錢刀長物
共襄纓絡良施卜度始規安金座飾頽垣先立乎其大
弘綱嗣舉庀香厨營方丈徐挈乎其終相圓滿之不殊
須達當年布地允精專之難奪祇園自此傳經舊圖藉
以不隳新梵由茲式與雲霄作禮三世佛相慶歡然垣
宇成功大白車出離尚矣傳諸副墨壽以貞珉謹序

重修妙高峯序

林芳

瀘城諸峯環衛有若劍鋒筆鏑者有若懸鐘覆釜植圭
秉笏者其北則蜿蜒透迤如奔蛇如湧浪形家所謂得

水星之正位其聳拔處曰妙高峯沿有古刹歲時邑人
士興會標舉每憑高遠眺則諸山羅翠畦浪鱗鋪至於
雉堞廬井歷歷指顧野馬晨烟鏡吹吹鳴成色成聲時
會蓋一際其盛曾不轉瞬而物換星移庵亦隨之以銷
燬也然光復一念與人未嘗須臾忘頃僧自外郡來卓
錫於此力以自任爲扣訊之菟乎若孩稚乎若木一苦
行頭陀耳而其志堅凝其行淳固眞足以獎事功而振
圯盡者三年間刈蓬藿而新之堂殿規模塗暨丹雘以
及莊嚴之像莫不煥然在目卽有未備然觀其意念深

矣必欲以底於成嗟夫瓢飛野鶴杖駐孤雲非有深詣
明德以奔悅高勝而能勤劬懇款以用其所未足哉吾
儕生斯長斯舉目而高峯在望措足而拾級可躋寧曰
有其廢之莫或舉焉幸善信滿前不忘愍度之初念菩
提共證各發贊成之新慈將來之妙高更有異於曩時
者予不文開滌塵襟日月疎朗不禁躍然想山靈有知
歡呼頂禮群峯亦且響應矣

募建高溪橋序

張翼文

王政不勝行渡人於險如履康莊則政之及人亦非小

故七十方之已事趙充國誠膾炙人口矣予於庚申承
之瀘邑始入嵩溪見其市無居民滿目邱墟荆棘碍道
津梁阻隘而溪旁猶存火衣餘燼詢其故方知爲嵩溪
古橋燬於江寇予怒焉傷之數年間撫殘殄孽士民稍
慶安堵室廬土宇漸且更新父老爲予言曰嵩溪僻壤
雖非肩摩轂擊社帷袂幙之地而內通閩貴外接金南
亦瀘邑要會也茲欲復建津梁并規畫不朽易以石甕
敢請序弁爲首倡夫木之力果脆於石而石之功又難
於木神禹疏濬九河則排石而散之女媧鍊石補天則

又舉石而聚之皆未易事也然補天且爲笑畏於橋特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予實懸魚飲水蕭然琴鶴豪傑
竒功未敢一人專美予體父老之意願衆紳衿士庶共
體予之意隨力捐資共觀厥成異日者未嘗無淬劍之
周處奮筆之相如出其間焉撫是橋而思之則前父老
之力予何敢尸其功云

桐埠橋序

鄧可權

水爲民利亦爲民害也故明德之後代有仁人而雨畢
除道十月成梁先王之所以著爲令也瀘地僻處一隅

四面皆峻嶺急流若秦棧巫峽涉水之險與山等往來
苦之桐埠一溪爲建武黎川之通途舊橋圯而未修春
夏泛溢商旅却步水勢稍退行人急渡或且蹈之而溺
焉官府刻限徵輸往往在外稱貸至不得歸而以緩期
罹罪去古已遠徒枉輿祭爲宰政者所不講頽波目擊
呼號時聞乘輿濟人一事幾爲美談當斯世而責以民
溺已溺之思不以爲迂則以爲妄此灌灌蹻蹻詩人所
以興悲也今夏予禮闈罷歸適真如寺若晦天心二師
以桐埠橋緣請序予以世之所謂浮屠者虛無寂滅供

養坐糜徒銷鑠人世間之粟粒惟橋梁居釋家八福田
之一是實事也師不爲幻影惑衆悉力曉譬雖困悴弗
恤是實心也以實心行實政補當事之不逮則佛者亦
有利於吾民何必爭其術之異同哉雖然瀘人財力竭
矣而欲以剝膚之餘爲耘田之舉求之若迫出之甚艱
母乃強所不堪而近於迂且妄也乎師笑曰是不然也
僧非有刑辟之加而動人以乍見之隱隨其分之所至
聽其意之自便合衆人之力共勦一時之事使斯橋得
成差以免夫蹈之而溺與緩期罹罪者耳是固未嘗爲

過望之請余亦豈以此尸功也余拱手而前曰師言如是世有人寶山而空手者其秦越之相視爲何如也是爲序

止止山湛然上人序

鄧可大

劉禹錫稱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以知宇宙之名勝其增重而不至湮沒無傳也豈非以其人哉世或慕方壺圓嶠而當前可欣可繪之象日與爲往來而不知其中有異焉者彼驚於所不見而所可見者若忘焉若喪焉吁可怪也蓋馳情杳渺則畔常失真心眼自開則隨方合

變得是道也儒之與禪其意豈有異耶有僧曰湛然者自闡來其智識超朗定慧相生蓋深於佛者也然言不詭於正學通諸大經豈其厭末俗之塵垢而與世遁耶抑有慕乎此也師嘗遊覽山川遍歷嵩廬海岱間若不
得當者而至吾瀘陔高且尋絕嶺得止止山焉是山去
吾鄉數里許奔轟峻嶒奇峰壁立旋其半迤演爲平疇
春犁夏雨可耕可種野蔬木食可採可茹泉流潺潺白
石磷磷可沈可漱上則風霞日星之所變幻下則烟村
樵牧歌呼之聲相應師顧而樂之曰吾將老焉時與居

人往來遊息疊疊而不倦意有所至高望而遠思靜觀
而自得期於永矢弗諼已爾余因悲夫世之擾擾者徵
遂未有已也山河猶故景物已非昔之刻楠而雕牆者
今且敗壁頽垣也昔之鳴鷄而吠犬者今且露草荒烟
也昔之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者今皆勇於爲非而疑
於爲善也興會所乘感慨係之謂師爲厭世之塵垢其
將然與余嘗遊眺山中不禁曠然物外怡然天表若欲
與師之木魚傳响梵唄遙空者遇焉豈亦其中之異引
人深遠乎不爲之記後之君子亦烏知茲山之異與山
以其人哉

疏

范文正公薦李觀疏

右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
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
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辰嘗忝近輔輒慕前修之節少
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

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于祿鄉曲俊
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辨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
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
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咸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
處州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
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
朝廷特授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能
兼富今草澤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
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

一篇平土書二篇易論十三篇其二十四篇編爲一十
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
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
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視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
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
謹具狀奏 聞伏候

勅旨

左公疏

禮部爲陳言崇儒事於禮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主

事左贊奏伏觀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卽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此皇上仁厚之盛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觀墓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觀之子孫每歲春秋同守令學官拜掃以爲故事歷年旣久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爲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夸臣攷得李觀立心高古履行修

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創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爲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強兵安民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書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歷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記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觀周禮論與己意合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歿則祭於社如觀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

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脉以衍太平之運如蒙准言乞勅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民人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惟無補緣係陳言崇儒事理合具本親齋具奏成化三年九月二十日該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左贊奏稱要將先儒李觀墳墓令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

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處名賢乃有司當爲之事合行速送仰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轉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縣當該官吏卽將宋儒李觀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老民人等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仍於墓前量立一祠每年春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諫撤兵城外疏

石文器

大理寺右寺正臣石文器奏爲因警陳言以固都城以奠宗社萬安事臣法曹下吏也言責無關兵戎不任在

法言法不應出位建言以干越俎之咎然羽書狎至遵
化圍城已陷薊州守禦可虞都城戒嚴登陴警備項有
旨歛兵入城以待援師患在剝膚矣若顧出位之小嫌
忘抒赤之大義是不忠也又明主可以盡言若謂人皆
不言而小臣可不必言是不智也大凡城守雖云可據
總以人心爲固豈徒高堅之足憑乎萬一薊門失守鉄
騎長驅援兵望而不敢進內耗閉而不得通是坐而自
困耳况都城雖有百萬生靈奸民把棍實繁有徒圍困
旬月必生內變卽高深城池焉所用之歛兵城內有十

不便結營城外有十便臣得而悉數之內則精兵健馬
勢無可展外則乘機相時其便一內則大砲強方憑城
舉放所及有限兼易避匿外則伸縮進退無不如意其
便二內則一城之外音耗隔絕勤王阻於莫達使命苦
於不通惟有縋城萬有不便外則氣脉相聯聲息相應
奏聞不阻於無路號令時得以相聞其便三內則九門
一閉一意趨前無虞後撓外則有所顧忌不敢分兵遠
掠不得一意專攻其便四內則城外空曠細作往來無
所忌憚或有內應線索易通外則防禦緝禁偵探往來

卽有內奸呼應不便且更懼於外緝而洩其謀也其便
五內則坐困孤城或有勤王之師以孤懸不敢徑進卽
或數路俱來無孺必敗外則畫地分營氣勢聯絡卽不
戰而嚴兵以守四方義勇望之爲歸聲勢日莊其便六
內則羣聚城中訛言易動鶴唳風聲內外易作外則彼
此應援虛實洞見人有固志羣情自安其便七內則有
機可乘城內墊隘不便出師襲擊爲難外則車營馬步
或爲合擊或爲犄角扼要出奇其便八內則攻圍日久
游兵旁掠郡縣萬一失守京師愈搖外則都城有敢戰

之兵四方自有奮義之舉人心有屬卽未能勤王而各
守亦自堅矣其便九內則萬一無虞必以城下之盟要
我我一許而國之大事已去外則伏砲堅壘碁布星羅
我之用奇正在此時可以得志其便十爲今之計急挑
戰兵數萬營於城外勢若常山首尾相應車營火砲按
方埋伏每營一將總以大臣統之巡視監之申嚴號令
整齊約束各兵豐其廩精厚其犒賞語云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勗以忠義勉以身家又重以主將之權厚賞在
前嚴誅在後豈有潰散之虞而歛兵城內以待敵者敵

至而閉門自守能保無內潰耶此聲一播四方解體都
城豈堪再閉耶爲今日第一着非大將守之不可此舉
關係頗重擁衛都城實社稷之至計也臣法曹小臣因
時感憤不揣庸愚敬申一得以抒忠悃事在呼吸緩則
噬臍伏惟皇上不棄芻蕘勅下閣部大臣速爲採擇施
行苟利國家臣死不朽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表

謝授官表

李 觀

臣觀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官

廬溪縣志

卷之十一表

四十九

告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者猷
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
未識於九重名已叅於一命閨門交慶鄉里知榮臣觀
申謝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恢儒之運謬懷
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三千奏牘終慚曼
倩之才嘗築足於上都願剝肝於詔舉過蒙嘉惠首命
試言繫遼豕之白矜奈齊竿之有辨馮衍之儒子稚子
皆笑歸田周顛之芟製荷衣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
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

聞快炙美芹敢望主獻尊之賞油雲霈雨俄瞻早稿之苗
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
盖伏遇尊號道母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
同風多士已寧猶恐一夫不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
不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爲子之誠犬馬
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李山甫謝表

臣山甫言某月某日進奏院遞到勅一道賜臣盤毬雲
鴈細錦錦旋襪一領者聖澤下頒賜黻衣以宣寵皇仁

似被撫薄質以增榮臣山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坤載兼容乾行廣覆屬嚴冬之啓運軫庶域
之屆寒與子同袍誼有鴈毬之賜不稱其服分多鸞翼
之慚惟誓罄於丹心庶上酌於洪造臣山甫無任瞻天
荷聖云

進洪範大學二書致治表

陳希聖

爲表載籍以保皇極事臣愚年十五時講大學見古人
修己治人之理真誠要約心悅之然求之天人上下幽
明隱顯而設施之若罔執着辟欲爲方圓頗悉運用而

不得規矩心又快快及讀洪範見古人修己治人之法
真誠要約心則勃然喜曰固疑富有是也執此以運圓
方無餘已此聖道本天也踐傳疏衍代有其人未經表
章實可配大學爲羣籍宗奉爲進學致治之的以今之
天下議論如水刊刻如山究其指歸乃聲利之是根而
元空之爲趣原其失蓋不保建極之至善以故泛濫旁
出放誕流風竊因禹箕孔曾之傳測而述之三綱九疇
理至一而法不二知止得止在止於至善而不遷會極
歸極保極於帝訓而不替蕩平正直之化親賢樂利之

休如泰山在魯仰之登之則堆阜不支滄海邊齊望之
涉之則沲潛不派此詩書執禮夫子所雅言而性善經
正爲孟氏所必道也恭遇○○○○聖明將啓政學斯
殷必止至善以明新而大建極以敷錫者也謹以所述
洪範大學走水陸七千里請之闕下聖君賢相一裁正
焉斯可以畢其義也干瀆威嚴無任悚慄之至

宋饒廷直先生死忠血表

臣聞古人有言曰士見危授命又曰忠臣不事二君自
幼及壯日誦所聞期力行之今適當艱難之秋備事邊

境之上欲盡忠誠小圖補報忽承金人講和誓書諭以
唐鄧二州割爲北界然微臣愚分當何如哉欲望風南
道則去就不明一城軍民必自至變恐金人指以爲詞
上誤講和之計現依舊在任聽候指揮設或不幸橫被
拘執惟以殺身全節萬念臣二親各年七十以上見居
建昌南城縣之六十八都饒家箒兄弟雖皆業儒無祿
可養臣死之後舉家立見狼狽伏望聖慈察臣區區殉
國之情憐臣拳拳愛君之義施乾坤之造佈雨露之恩
少加存恤不令失所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誓當結草

以報國恩

廷闕無任哀懇激切之至伏奏以聞

寄上富樞密書

李觀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况樞密鑒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當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尙聞有缺是天下

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財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爲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爲怯弱而不知爲官軍則怯爲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唯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爲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

良民徯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
不爲罪惡彼黥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困旋置妻
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有
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廩給彼宣毅之名殆十
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
是取無用之人爲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輒
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凌人雖無武功自謂
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然起發因
其怨恨讐以訛言不出城闔自爲贅賊未可知矣此

所謂豈惟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
講習之勤謂爲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特
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乃用其力昔晉文公始
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
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
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
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爲用
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爲將帥奉行

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咎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刪其尤無用者降隸於廂旣減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釁之姦去其鄉則爲興發之漸假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可

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周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揚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郡宜命大臣爲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王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歛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

絕異曩時民力罷羸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怒諸
明公受國厚恩爲世賢輔解絃易調正在此時謀人
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觀自惟迂濶之流
實無榮祿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僮僮衆人
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爲累白刃相臨守死則無
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遑不知我者
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
辭敢告執事幸而幃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毆我元
元躋於仁壽則觀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所著

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犯鈞
台豈勝慚懼觀再拜

蕭注與泰伯書

十一月望日長沙野人蕭注致書隴西泰伯先生足下
注昨偕弟英求舉於京師聞足下應賢良預第一人召
試是時萬口一發萬意一同未有不心思日願欲識其
面者一日英請於叟曰李泰伯預賢良召未知其道果
何如叟曰今之賢良異於古泰伯其爲今之賢良古之
賢良耶若爲今之賢良則天下可車載爲古之賢良則
覆載無三四英曰敢原其賢良之古今日今之賢良所
學者美身之具也口誦之心記之然後分句讀辨訓詁

數條目駕虛辭而強名曰策曰論王司旣不能別白則
互曰彼人之富於學也此人之富其才也上旣取之下
思習之中其選者十年間往往陶天下之民嗚呼以斯
術而致吾君陶吾民則虫蝗水旱盜賊不作其可得乎
古之賢良發其言則爲箴爲規爲教爲化明陰陽倚伏
災異變盈之事提耳萬乘擯斥兇黨亂臣賊子不敢正
目而視使三王之風復見於當世故漢之文景可比周
之成康者由斯道也叟尋與英下第南歸聞足下不中
選二心頗疑後得足下退居集啓而讀之則知足下果

非今之所舉賢良之人其不中選則宜夫人之相知患其道不同道同雖夷貊亦可爲兄弟注鄙人然而有志於聖賢之術心銘足下之道故發此書以聞非今之趨炎附勢輩聞足下有大名而沽相知之幸足下其以爲是非里人葉國器歸旅中艸艸作書冀留意不宜注再拜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李 覲

右覲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各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瘖聾跛躄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

以爲誠鷓斯賊夫糧食楊雄之所惡覲也蚤以薄祿不能及時上之麒麟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紅女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錄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於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爲學以竒其詞句爲文而覲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竒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於天下國家者少停左

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于豐屋之下幽室之中臨照所不到處雖銖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助邪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大學議

李觀

觀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曰上法周室作爲辟雍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朝或以不便何者雖作辟雍必不欲廢國子監未聞古者辟之上更有國子監也况辟雍之設非特教授而已便

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出由明堂鸞輿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能盡行有其器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歎邪若欲太學不與國子監相妨又無行禮之責則宜近取唐制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暉下臨乃吾道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爲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在堂無聞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

之若豫爲廣大之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
或謂周人立四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爲唐學又立辟
雍以法於周有何害邪觀謂不然
四學竝立各有
所用如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
東序禮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
使國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雍屬於
國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觀以爲不便果
能廢國子監而興辟雍且修視學養老之禮以節之則
非觀之所敢議也

復說

李觀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噫顏氏之賢肖
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至乎善也賢
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高弟師也過由也兼人有
姊之喪而弗除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皆善而過者也而未聞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爲人也擇
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
顏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過於正者也叔向三數叔魚之罪過於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祿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讓者也徐偃王不忍鬪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正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既沒用我者其爲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諾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所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以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也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爲小人矣夔教胄子臯陶陳九德曰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天臺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爲之作復說

附止止山說

鄧中立

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止之時義大矣哉前聖道統精一之傳意在斯乎老者曰吉祥止止是貞一之謂也佛

者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言是三昧之謂也昔雖各異其歸宿要約可相觀而通也止止山佛教也其所命名必以佛爲宗而老者見其爲老儒者見其爲儒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表記志孔子之言則亦一止之義矣

賦

麻姑山賦

李觀

巍乎高哉茲山之爲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賦

六十三

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巒翠嶺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千舞破烟骨靈竒恍惚變見出沒匱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窻或溫而涼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虱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蒙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羣戲風舞羽跚跚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

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
迤邐園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嬾而爲旱怒而爲
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爲禱祠之費巖岫冥
冥古無人行百獸饑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
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
營全形養氣采朮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
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冷冷雲路
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
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冥

宜乎白首於封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三夏享元侯賦

李山甫

臣禮茲異君恩乃宣奏三夏以交舉享元侯而率先器
在擊鐘播聲音而中節儀當備物寵牧伯之賢能匪特
報成功於守土蓋將明頒惠於自天若古有邦建侯分
理下所以輯於民庶上所以尊乎天子必也因述職以
來見遂講儀而旌美然遇之之理在辨乎等級享之之
樂必防乎僭擬故茲三夏方節奏而有聞惟爾孟侯以
尊崇而及此觀乎列國修覲盈庭奉琛有束帛以供其

獻有佩玉以鏘其音而我享之設也將以象其德樂之
脩也又以娛其心酌獻有典用著示天恩之寵殺烝遞
進以尊崇方伯之深爾實勤王吾當臨享特陳宴好以
加異爰備樂文而伸獎是以樊遏渠者歌之大俾宜播
於鐘師獻酬酢者禮之隆式褒崇於牧長是知位益尊
者禮益盛享愈厚者樂愈優此互聞於九曲彼廻冠於
羣侯以此見命數從而差別王澤爲之下流肅稜威而
相勵奉禱典以交修詎同乎晉作伶簫在臣儀而有得
楚爲地室按賓禮以奚由然而侯必享者蓋答其助歌

以夏者實尊其德設非伸厚貶於盛樂曷以結歡心於
大國載揚頌類欽修訓儉之方灼示王儀彌重專征之
職爾其侯藩屬至享禮前施不有樂也無以導其歡愛
不有夏也無以別其等威矧揚音而鏗爾顧推惠以行
之或歌湛露以燕諸侯可參其義或賦東山而勞歸士
豈異其儀偉矣臣奉寵光君頒優渥嘉肅陳乎廟享殊
宜昭於夏樂宜穆叔舍其大而拜其細誠於理而有覺

來鶴亭賦 有小序

馮日望

先是有鶴飛旋瀘水之北岡衆詫之逾年設縣治

始知爲祥符故建亭號來鶴志鶴來也第方崖巽
向形勢未便比余下車受命巡道欽宇薛公斲方
爲圍象山也轉巽爲離從縣也庶破前疑旣成携
二三僚友登玩卽無通都鉅邑物力靡麗之饒而
山水絕佳可備奚囊一珍後之君子慎勿薄瀘陽
也

賦曰異夫長江之神秀兮遠瀘水以蟠涯淑氣鬱而發
祥兮白鳥忽其飛來爰稽白鳥標名逸禽素翰雪皎紫
蓋霞蒸登霜毛以弄影振玉羽而長鳴朝戲芝田之野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賦

六十六

夕飲瑤池之津一旦入雷門之鼓千歲棲偃蓋之松黃
吹樓中之玉笛元漆籌筭於仙翁翼蒼梧以遠覽翔金
穴而憑風洵靈品之邁倫兮獻嘉祥以開邦欣草昧之
天造兮荆棘剪而鮮陽譬鑿乾坤之混沌兮似懸兩曜
以重光爾乃誇竒以記瑞兮新亭岼乎高岡岡若覆甍
亭若張蓋繞以幹軒飾以堊黛謝璧馬犀之璘璠紛翠
玉樹之青靄烟霧風光濯濩燐亂變幻目前瑤筮玉筍
嶺嶸嶙峋駢羅天外四塞包陰陽之造化八面呈神工
之詭態形忘鷗狎神融馬害於是歷觀勝景環覽山嶠

神嶺護擁北闕兮天官拱萬靈以來朝筆峯銳削以軋
右兮右亦競竒岫岫而妙高紅頭立寨於巖嶮黃口吐
石而茗蕘篁竹箒拂乎青雲石笋直指以冲霄蓮化肖
六郎之姝麗長松捲萬壑之波濤五鳳似頤頤兮綯九
苞之彩九龍何蜿躔兮擁千尺之潮恍大覺浮生如夢
兮思餐霞茹芝以養老泛株槎而旁牛斗兮揖征僑偃
佺以逍遙爾乃憑櫺檻而竚立演曲沮之長洲百谷涓
涓而吐溜三溪混混而沃流清風徐來灑漾潢漾淪汶
漣漪如鱗如絲如無如有暴雨新漲觸穿石激堆埼沟

湧澎湃疑雷疑霆疑怒疑吼激而行之穴地架空踰正
陵而浸陂畝壅而注之扶輪推轂帶星月而嚮杵曰漁
夫鼓楫兮漾晴光於天上鶉鷓上下兮羣逐波而搖蕩
鮪鯉任其出沒兮忽飛騰而躍浪落花縈紆而百折兮
杳不知去向若乃倦懷塵閑之沕穆神遊上古之羲皇
遐阡邇陌正麻隰桑城堞雉懸民居鱗藉相與列於高
原之上布於青林之下夾澗遡流巖阻岡跨犬吠雞鳴
竹籬茅舍猗猗綠筠之叢露天桃之一枝茫茫白雲之
巔聞芻蕘之聲噉豪客摩薜荔以爲席士女折巖卉以

爲芳簞笠扣角者感甯戚之良遇畚鍤謳吟者如擊壤
於陶唐允超凡之境界豈塵世之尋常爾其賞心樂意
環坐流觴綺䟽四啓眉飛色揚丹崖紫嶺勝削出兮放
芙蓉於秋江翠屏秀巘環且簇兮宛齒替之中央當夫
百卉競妍搖翠葉杳紫莖發紅萼垂朱榮煌煌扈扈夫
何羨武彞彩幔之鋪張也蘅蘭射干應風披靡吐芳揚
烈馥馥芬芬夫何讓太真妃子之沉香也水漉漉於山
下鳥嚶嚶於樹間發天籟洩元聲又可配夔倫伯牙之
宮商也况於歲時之榮悴朝暮之青紫虬松古栢茂竹

卷之十一 賦

六十八

長林宜風宜雨宜晴宜雪千態萬狀又莫能爲之擴詳
者乎爾則日暮酒酣顧謂客曰遐哉瓌麗所呈天地之
寶也惜乎生於幽邃而窅窅人以路絕而莫曉使右軍
遇之必傳觥醉翁遇之必傾倒子雲遇之太元草王維
遇之浩然於物表者矣維彼閬苑蓬萊十洲三島五城
十二樓總幻妄而不以見少夫乃收精靜攝默悟沉研
機神先露妙理不言維昔之鶴胡爲乎來哉物理人情
道固可詮在陰能令子和九臯倏以聞天羞逐隊於雞
鵝奮飛棲於雲烟清獻何人寧作一琴之伴揚州可上

誰誇十萬之緇塵以爲玩物雖乘軒不可使效一日之戰
有時爲我用一唳能殲百萬之符堅嗟風胎雨殼之飄
颻兮孰知而慰撫警白露以赴曲兮庶綢繆乎牖戶振
刷驚翰兮遠縉弋唳破楚天兮徹江渚啄蒼苔養青田
兮履白石曳雲屨放之西山之缺兮鳴且舞騎一隻以
上下天兮千里歸華表之柱在昔鷲鷲王固兮披拂皇
風於萬古於戲吾道躍如兮惟明者之自睹亂曰綿綿
瀘溪穹龍窟疑含龐鴻兮鬱蒼蒼蓄勃天開星樞作邑宮
兮含哺鼓腹淡泊混茫風黃農兮民恬吏逸單琴點瑟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賦

六十九

氣葱蘢兮環山遶水鳥翔魚泳畫圖中兮徜徉笑傲俛
仰堪輿樂融融兮無以太康樂民民樂譽永終兮

濟眾寺紀蹟漫賦

并序

王拱盤

維茲濟眾肇造於唐重興於宋閱歲久而彌新今
歷晦明風雨恍有遇於山靈爰載筆墨遨遊多陳
盛事敢曰僭擬鴻章

維皇宇之穹隆兮廣聖德於地軸篤山川之秀拔兮奠
嘉宅於四塿乃亭毒之旣降兮釀皇仁以膏沐爰徧德
於草澤兮時序調玉燭以瀘陽之遠在天末兮衆承濟

而相屬維石鉢之出自青林兮布金花而永馥蓋肇區
於神龍兮有白馬爲奔逐多歷年於宋明兮爲白狼以
興復苟非地之有靈兮何世與年之可卜仰觀峭壁巖
巒兮恣飛沫其灑瀑下爲清流激湍兮且茂林以修竹
著羣靈之在望兮漱衆山如一粟以此際之幽僻兮無
雜闖以紛瀆惟中通一徑兮抵前村而紆曲當融和以
栖遲兮披惠風於山谷乃心曠而神怡兮已忘天地之
一蹴若夫陰雨四布淒風慘烈兮於以息氣凝神亦覺
靜翕而嚴肅所以白鶴飛錫兮在鍾山之一麓以至寶

雞立石兮於曹溪有可續常嗟滄桑代改兮廢興幻其
反覆偕日月之迭明兮體陰陽而舒縮其茲皇風之浩
蕩兮梵唄永以錫福每披慈雲之舒卷兮迓麻祥之輳
輻此雖一方之玉宇兮而實徧上人之芳躅泛空航於
逝水兮沛息波而遠矚溥施濟以無外兮共對神而稱
祝維此山之式靈兮兼有助於良牧丹詔降自九天兮
競歌舞乎輦轂

大覺仙巖賦

劉達可

宇內而弗有曲水崑山以樹厥奇天地殊覺閭然而無

色然既流而不已時而有常莫非動靜之則究不自知其高深又何意人之酬洽取携於其側吾謂苟能寄託於此而娛遊適意則當前之鼓舞奚必非道德特慮胸非遐曠氛莽翳塞卽異境時親與之杆格若彼遠識竒懷雖過一沈一喑猶於其中有心得矧如茲巔瓌巧瑰琦神人琢之厥有安宅乎觀其摩穹漠於杳冥撫遼廓而孤霽憑陵萬象耿忽一世呼吸氤氳通於上帝午極前迎子杓後制西吞江表東控閩裔幽草旋雲長空吐麗森羅出沒誠足標勝概於人寰詎獨耀竒觀於僻塊

然遠之不與姑射爭名近之不與麻姑鬪異峻嶒獨處安於其地也洞穴洪關戶堂邃透縱橫左右北塊窳窳日永納青颺之至晷短催紅旭之馳氣候互出亦非人世之所可知宜有如白老之樂匡阜朱子之悅武夷何以虛中獨貺待乎其時也內沸甘泉惟飴惟蜜謂上可與羣玉之仙液偕斟次亦等於天台之石髓同吸何以清泓獨注歛於其室也乃若雀窠外懸與巖之頂齊高而不可平睹傍列諸石欹眠立跪異狀苔蘚而斑駁者不可指數大覺之西尚藏小覺迭出爭竒巍懸陡削曲

折門橫上飛簷椽下卽巨嵯絕無所托遙視其上石無
縫而噴流樹無土而榮若虛不鑿而自空物無情而自
樂此皆山水之刻露山石之卓犖雖非方丈之池臺或
亦無殊於少室之正壑疑必有所待而居之者而豈徒
置此於冥冥也然吾竊嘆夫造物有此雄巨神靈而不
爲之於通邑大都使世人得以肆其挹取磨滌塵垢如
虎耳之與西湖而獨列茲僻壤荒徑榛蕪蔽其所有恣
豺虎而狎狸狐亦重負是奇也造物不將留遺憾於吾
乎雖然此巍然者巖固常在也出入綢繆不雲而煙徃

來縹緲不神而仙其於人也得亦悠然不得亦悠然而
偉人達士則時以此而樂其性天叔子峴山之刻石坡
翁赤壁之元詮有志於仰止者其亦心曠神怡把酒臨
風而狂歌潑墨以踟躕

龍馬山賦

周立愛

山蜿蜒以迤來峰崢嶸而振起巨盤紆之嶺岨峙峴鬱
之巘錡勢欲整而似斜狀將翔而又止嶮半空之巍巍
聳雄峰之几几遠而望之如鵬鳥之垂天而展翼近而
察之如神龍之躍浪而掉尾紛矯首以高橫羌盤根而

下倚於焉巨靈之鼻肩實爲名勝之隈蟲乍步衡嵩遠
依岱華軍嶠前迎靈岬後藉瑞奠苞符氣蒸造化宋道
緒綿旴神祥迓曜紫氣以燭天鋪霞色以臨榭雷填填
兮振響雲紛紛兮來下巖石旬旬其中開神駿蹀躞其
欲駕爰肇錫以嘉名而龍馬之山嘖嘖爾乃煨煨炳炳
崛起喧闐煥乎一代之文物卓爾濟世之名賢橫渠之
臯比是設清溪之露硃常研倚䟽玲瓏而四啓愧帷葱
藉以相連一時之寄意獨遠百代之薪火猶傳若乃星
移物換事往人遐朝曦東曙慕景西斜巖烟獨暖林木

空花撫芳徽之如昨對勝景之絕佳爰挾倚以蹬躡共
周覽而嗟呀夫其一峰迥秀萬壑遙臨廻環截業倚侍
峯嶽引翠嵐之漠漠列繁樹之陰陰俯視而溪派了了
高騫而雲路條條天末之氛埃欲盡日下之曦輪匪遙
擲魚龍於淵渚掛星辰於巖岫石則砗磲礧礧駮駮廣
袤九點恒青一拳彌秀或伏或昂或踞或跪或如熊羆
之登山或如牛馬之飲水聆雞母之呼雛看鵠鳥之翔
峙藤蘿垂薺而擺月苔蘚耀色而映晷竹則篠簜質簞
筥籥籊籊婆娑插拽蒼蔚菁葱老梢成韻古幹含清上

點點以雲翳下泠泠以鳳鳴斜迎風而漾水疎留月以
照庭泉則半窪初湧一鑑微泓潺湲瀟瀟清秀徹清瑩漱
滌眾芳牢籠萬物漩湑而渚間濼洄鏘鳴而山下感沸
溜引則浴館霜飛掬播則晴簷雨拂穀文乍嫋於輕波
苻帶長牽於流歛惟高人之枕橫豈小狐之濟汜樹則
柯凌百丈松老千章皮皴半裂腹豁全僵舒卷澄霞彩
高低碎月輪烟霏盱眙以疑黛露零旭靄而添筠半紫
牕而窺戶時鳴風以寫神旣扶疎而多曠亦瀟灑而出
塵至其東阡草蔓柳綠花明稻畦一碧麥隴遙青涼風

兮暮起暑雨今朝霽斷虹覓於石梁登竒峯於天際時
而耿漢晴空波澄皓月懸石壁之敗蘿飛楓林之紅葉
羽律窮巖氣升荒風墮戶裸壤垂霜雪迴風而態舞梅
橫水而香凝斯固四時之變態不一而千載之景物如
新者矣乃其笙竽萬籟嘯嘯蒼穹羲皇一枕披拂簾籠
則是山也而可以風密密疎疎如絲如縷颯颯蕭蕭如
號如語則是山也而可以雨掩日韜霞連氛累霧洞牖
皆空元關自閉則是山也而可以晦烟消雲捲日麗水
清遠花灼灼曲澗盈盈則是山也而可以明若夫曉月

沉江海霞出曙媚水輝山縈波拂樹艷石華於孤嶼渲
蓼萼於野渡遠山翠微而流雲綠葉嬌妍而帶露及其
餘暉翻壁倦鳥還山色蒼烟合風靜雲閉睨頽陽於交
網射遠紅於江潭孤松欹側而留影明月徘徊而出曇
爲朝爲暮如畫如描欲離欲卽以咏以敖爾則兀冪蕭
疎高瞻遠眺霞舉軒軒如聽蘇門之嘯敞閉放閉臨碕
涉衍羽化飄飄如聞緱山之鶴水田白鷺夏木黃鶯鋤
雲擣月則可爲有莘之耕錦鱗游泳廻溪幽窳執竿投
餌則可下磻溪之釣至若倒影渡橋彩虹明岫圯上之

冊於焉而授高岡龍卧南畝春深梁父之曲於焉而吟
橫檻霜鋪周除冰淨南樓之月可愛也江月掩明海天
長嘯東山之局猶在也推倒智勇開拓心胸陳同甫風
雨驟至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劉孝標梁曠可貴園亭有
斑駁之紋樓臺帶仙霞之氣絲竹之聲隱隱械莪之青
蔚蔚爲累朝之物色擅一邑之神竒寧令野老之嗤黠
不許冬烘之品題山幽境曲我懷如何抽琴命操爲龍
馬之歌歌曰龍馬之來兮帝鄉龍馬之降兮天房賢哲
挺生兮肇祥山水高深兮風長又歌曰龍馬之陽兮斷

若續澗道縈紆兮曲復曲春蘭兮秋菊山青兮水綠

出雲峰賦

周立愛

山勢羣撐隙形擁起峭壁絕懸雲峯危峙礙赤日而俯
臨干青霄而直上蜿蜒磅礴隆崛吻以盤迴鞦韆參差
橫障岫而蒼莽雄據一方之勝高標百里之華拔地倚
天石磴遙通於黃道綺南麗北榮光上連乎紫霞耀鮫
室之紅綃石名赤回含瑤臺之宿霧巖滿晴莎獅嘯天
而張口鶯昂喙而蹲坡弩括鏡以加勁沙帽側其欲俄
方礪積疊累砢森羅似神工之剖琢如匠石之切磋草

茂土疎迥殊原野樹蒼藤老獨秀陵阿崕險絕以無路
山縈迂而可通隙照線天徑以幽而愈曲門開石扇戶
以闢而當空洞前風起巖裏雷鳴金盆浸一天星斗石
枰渾萬古輸贏度仙橋而窺邃窅坐石室而聽鳴嚶斯
蓋歷落參差景以徵實而可數若夫神明變化境以翻
空而出竒巢拔棲鶻宮俯馮夷咳唾隨風珠玉蘚苔帶
雨花枝日出嶺頭水綠山青疑畫雲鋪峯面雞鳴犬吠
皆仙伏泉夜下而鳴石飛鳥晨驚而傳天烟林疎兮似
密霧巘斷兮疑連拂拂山嵐劉伶垂天際之幙蕭蕭苔

雨元龍捲樓上之簾疎竹敲風以過嚮藤蘿擺月而入
簷斷雲含別村之雨輝流滿野精華石梁歆朝躋之虹
彩耀疎林碧葉歷歷雲谿衡宇一派烟村依依盱水桅
帆滿船風月深巷犬聲寒遠山夜火燭松濤之寫籟最
清倒景之流光欲蕪浪翻豬澤章水之魚龍飛騰輪迓
羲和海曙之雲霞陳設爾乃逸客蕭疎名流曠達陟遐
選勝腋下風生涉約登山袖間雲靄極娛遊於岑蔚窮
眄睇於中邊能崖扶嵩土以中而握運嶧蒙擁岱鎮以
長而居先列平原與廣野廻深谷與大川渭水咸陽秦

塞騶呵車馬金陵建業南朝文物衣冠恍惚樓頭簫鼓
參差江畔欄干聶政荆軻劍吐虹以雪雪范雲任昉衣
搖珮以珊珊又或畫閣金臺盒奩脂粉廻欄曲塢花月
壺觴炫彩綺於初春嬌顏朝醉携纖手於五夜曉漏更
長然而前村草綠別浦烟黃林間之堙井頽垣誰朝門
闕原上之卧麟什碣疇氏阡塲彼星移而物換見山高
與水深王伯璵之慟茅山非必由於悵眺陸士衡之吊
銅雀庶不負乎登臨

四都法水寺左田畝中有牛耳石因形以名之大
可數尺邑志載似石非石似木非木或以手搯之
經歲痕完如故是昔人亦未定其實然卒以石名
者就近無木也耳竅沁流不斷或汲取以烹釀清
馥殊勝故志又載牛耳泉予謂泉從石出生之者
爲主且石質異而泉芳舉其石泉固統之矣爰爲

賦曰

乾坤定位氣化氤氳神靈所注區境奚分邑雖偏處夷
險壤墳豈無絕特驚駭聞九龍五鳳參差引控大覺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

七十八

逍遙嶙峋獻貢維茲一石異體同用豈盤根結乎稱奇
亦山骨脫兮殊衆北象芝田而飛節不侔流彩星池而
香雲未動猶君子之不可一德名而詎與凡姿共也爾
其秉坤成性孕土胎光餽角誰扣花蹄是藏駢元莫辨
長濕歆瞻象天翰圓應地廓方不肩稼穡不繼世韁不
入宗廟之選不登壇坫之場棲岩伏草賸然若忘乃有
綫竅液生旣甘且冽潺曲鮮澄迴瀾白潔朝籠紫霞暮
吞皓月流波盈溢洋洋濬發生盧椀之清風韻劉壺之
香麝彼行潦窪注溝澮畔越與夫駭浪浮天喧厖闕石

立涸者固小澎湃者亦奚奚似盈科漸進滄滄汨汨取
之不禁用之不竭又况膚本瑩潤體則貞堅經風雨而
莫壞隣淤泥其轉鮮履之自固摧之復全類勇士之無
撓其素似有道之保合其天可以習坎可以體乾儘輿
圖所應載詎湮沒於坂田夫其鳳背長喙龍鬣橫披羊
角光元獻之碣象鼻闡文公之題彼以象形會意光怪
陸離茲豈靈根長掩終於人世見遺哉嗟乎刻石爲牛
秦計之詭樹精化牛元中以紀二說皆存互通其理謝
尚旣邈非有牛渚之豪齊景往矣孰問牛山之指繡虎

瀘溪縣志

卷之十一賦

七十九

雕龍曹子建逸才爲不死犬吠驢鳴樊仲素飲上流於
洗耳

筆架山賦

以霑潤風雨變化鬼神爲韻

于廷亨

繫鶴城之不建樂

聖化之遠霑撫菁莪以教育競文武以熙恬比郭峙其高
巘牛空橫以巨尖迴環巖業徙倚洪纖五鳳迭呈包彩
九龍互爲見潛排一邑之法物插三架於牙籤夫其元
會儲精日暄雨潤囊括衆有驅策豪俊罩百家之鴻裁
成天下之大順勢若破竹解若迎刃掃迹三軍驚人一

陣洒墨瀋於千層停椽影於萬仞高岫兮礙日峭壁兮
騫風龍跳兮虎卧鬼斧兮神工翮魯兮鳴翠戲海兮翔
鴻躡天寶而耀物華幾出岫碑於綠字鍾地靈以顯人
傑詎等篆刻於雕蟲爾其超鴻濛霽煙雨貯錦綉以匠
心運機緘於靈府口吸朝露氣凌天宇臨河浮漢躍浪
縈浦星騎斗握電掣霓舞造草昧以大明經朝社而作
觀落筠管於虛空注鼠鬚於尺五嶷然帶風以連雲屹
乎分茅而胙土是雖靜鎮於一方要自神流以萬變已
深百年之濡染頓覺六宇之煇炫噐踞蔽省之臺形分

金華之殿爲燕許之鴻章爲文通之名彦陶泓則沁池
欲飛陳元則凝香以眇台階奎次漾盱水以滌澗管城
毫素跼瀘士以歡忤爾乃千峯之曉曙流輝百尺之竿
頭待化高吹緱鶴之笙駢迎雲車之駕峻嶒自地以升
蜿蜒從天而下行秘書莫罄其便笥杜武庫當避其三
舍或似贊虞之益禹揖讓而昌言或似分漢之曹劉縱
橫而爭霸於是升歌層臺遙吟累榭抗懷伊呂之班留
情管蕭之亞隨風之珠玉唾生擲地之金石聲夏非必
有他山之礪攻寧獨擅洛陽之紙價則其興搖嶽川詩

泣鬼神啓牙籤於石室書冊紛陳變豹霧於南山文章
有斐藻摛階陛岡咏梧而鹿咏萃架豎珊瑚謨爲臯而
誥爲虺是誠足推倒曠世之賢豪贊襄一代之斧展乃
知士作飛龍舞鳳人非牛鬼蛇神縉紳先生秉國之軸
潤澤兆姓要瀘之津撫巉巖以繫懷爲柱石之元輔臨
崎嶇而遠眺坐品彙以皆春吾見皇輿永奠細縉化醇
地鍾其秀山葆其真稱雄七澤跨耀九垓矣

盧南麓傳

余觀盧南麓之世系而嘆為善無不報也庚午脩邑乘見篤行文苑選舉仕籍中多盧氏心異之未及詳也每於簿書之暇樂與諸生論文往往以孝友相勗遇士之質美能文者輒詢其姓氏里居前人世澤孜孜不倦乃得悉盧族之詳蓋南麓諱魁本黃金一公幼息金有胞妹適盧無所出固求繼姪於金金以南麓往南麓性至孝事繼父母不啻所生姑與姑父病且久南麓事之如一日視無形聽無聲不假僮僕且不勤始而怠終也姑

卒姑父病且彌留治命使歸南麓終不忍去期不負求繼初心吁亦難矣哉今夫人屬毛離裏而愛親之心與年俱衰求如南麓之始終不渝何可多得蓋南麓天性過人為子則為孝子吾知其為臣必為純臣為弟必為悌弟為友必為信友是其立心制行一片真摯可泣鬼神殆不讓古之賢人也或疑南麓本黃族繼盧不去無乃不可是又不然古之人竒行瑰跡往往出於尋常耳目之外尚論者須原其至誠惻怛之心勿徒抱拍墟一是之見屈原之忠叔齊之弟左儒之信皆天地間不可

有二不可無一要之非誠意未至者所能髣髴其萬一也世有先後寒盟存亡易志且往往假名義以文其私者得不為南麓之罪人乎况姓氏之制原以紀其宗支使不至久而失考耳南麓雖以盧為姓而其後嗣溯厥淵源歷歷可考自不與他族之為盧姓者強相親附且昔人或以官為氏以王父之字為氏即如媯姓易而為田子姓易而為孔於義固無碍也至於盧族之後嗣繁衍衣冠濟濟世紹書香則天之報施善人光昌仁孝而非南麓所預料也南麓四子長允中為前明省祭官幼

應中中萬歷辛卯副榜南麓之孫曰乘龍從龍夔龍

肇

龍南麓之元孫則有宗翰宗蕃宗周宗燧宗振宗楚宗

梧宗宣宗臣宗案宗

尹

南麓之元孫則有如心錦心鏡

心許心廣心平必雄必上振國夔龍以明經為龍泉司訓松江經歷宗臣為伯龍子康熙辛酉舉於鄉為上饒諭餘或領袖成均蜚聲芹藻今其六世孫又且翩翩繼起將有以大其門閭歐陽文忠公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豈欺我哉夫族之盛者漢有金張許史晉有王謝唐有韋杜代不乏人要必以人為重今以盧族常布

諸生未可與閥閱赫奕者相頡頏而孝友文章代有可稱足為誌乘光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義門陳競亦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日留香青史今盧族雖不必襲同居之迹而一門雍睦何莫非南麓之教歟夫前人有世德後嗣培而增之仁孝之事也吾於盧族有望焉南麓孝行之詳有明御史雲南巡按黎公為之傳

戊辰進士知瀘溪縣事朱崧跋

